

後漢書集解

任李萬邳劉耿列傳第十一任光子

後漢書二十一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也少忠厚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光好黃老言為人純厚為鄉里

所愛初為鄉嗇夫郡縣吏續漢志曰三老游徼郡所署也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署嗇夫一人主

知人善惡為役先後漢兵至宛軍人見光冠服鮮明令解衣將殺知人貧富為賦多少

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全之光因率黨

與從賜為安集掾拜偏將軍與世祖破王尋王邑更始至洛陽曰

光為信都太守及王郎起郡國皆降之光獨不肯遂與都尉李忠

令萬修信都令也功曹阮況五官掾郭唐等續漢志曰五官掾掌署諸曹事同心固守

廷掾持王郎檄東觀記扶柳縣廷掾詣府白光光斬之於市曰徇百姓發精

兵四千人城守更始二年春世祖自薊還狼貝不知所向

集解惠棟曰謝

承書世祖與姚期出傳聞信都獨爲漢拒邯鄲卽馳赴之

集解王補曰進

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

光等孤

力信都郡爲長安守去此入十里光武卽馳赴之見帝紀

光等孤

城獨守恐不能全獨守無援故恐之聞世祖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卽時

開門與李忠萬修率官屬迎謁世祖入傳舍謂光曰伯卿今致力

集解先謙曰考異云范書作力子都劉敫云力當作刁音

虛弱欲俱入城頭子路刁子都兵中

影今通鑑猶作力而此書反改作刁失其舊矣何如邪光曰不可

王莽傳亦作力孫愐云力姓黃帝佐力牧之後

世祖曰卿兵少如何光曰可募發奔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悉聽

集解

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致也世祖從之拜光爲左大將軍

集解

兵從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

眾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

世祖遂與光等投暮入堂陽界

投至也堂陽今冀州縣也

使騎各

持炬火彌滿澤中光炎燭天地舉城莫不震驚惶怖其夜卽降旬

日之間兵眾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鄲

集解王補曰邯鄲遠破迺任光邯鄲二人之功也

遣光歸郡城頭子路者東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與肥城劉誦起

兵盧城頭

盧縣名屬太山郡今濟州縣集解沈欽韓曰明統志今濟南府長清縣西南二十里

故號其兵爲

城頭子路曾自稱都從事誦稱校三老寇掠河濟間眾至二十餘

萬更始立曾遣使降拜曾東萊郡太守

今萊州集解劉攽曰按他處復字郡名皆不言郡太

守明此衍先謙曰今萊州府

誦濟南太守皆行大將軍事是歲曾爲其將所殺

眾推誦爲主更始封誦助國侯令罷兵歸本郡刁子都者東海人

也起兵鄉里鈔擊徐兗界眾有六七萬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徐

州牧爲其部曲所殺餘黨復相聚與諸賊會於檀鄉

今兗州瑕丘縣東北有檀

鄉集解沈欽韓曰檀城在今兗州府城北亦曰檀鄉

因號爲檀鄉檀鄉渠帥董次仲始起在

平

在平縣名屬東郡故城在今博州聊城縣東在音仕疑反集解先謙曰今東昌府在平縣治

遂渡河入魏郡

清河與五校合眾十餘萬建武元年世祖入洛陽遣大司馬吳漢

等擊檀鄉明年春大破降之是歲更封光阿陵侯

阿陵縣名屬涿郡也集解沈欽

韓曰今河間府任丘縣東北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

食邑萬戶五年徵詣京師奉朝請其

冬卒子隗嗣後阮況為南陽太守

集解惠棟曰阮況事見朱暉傳

郭唐至河南尹

皆有能名

隗字仲和少好黃老清靜寡欲所得奉秩常曰賑卹宗族牧養孤

寡

集解先謙曰官本牧作牧是

顯宗聞之擢奉朝請

集解沈欽韓曰魏晉後貴門起家拜奉朝請者始於

此遷羽林左監

續漢志曰羽林有左右監人各六百石主左右羽林騎

虎賁中郎將又遷長

水校尉肅宗卽位雅相敬愛數稱其行曰為將作大匠

前書曰將作少府秦

官也景帝更名將作大匠秩二千石

將作大匠自建武以來常謁者兼之至隗迺置

真焉建初五年遷太僕八年代竇固為光祿勳所歷皆有稱章和

元年拜司空隗義行內修不求名譽而曰沈正見重於世集解惠棟曰袁

山松書云隗和帝卽位大將軍竇憲秉權專作威福內外朝臣莫

不震懾時憲擊匈奴國用勞費隗奏議徵憲還前後十上獨與司

徒袁安同心畢力持重處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持重謂守正也

也隱語在袁安傳永元四年薨子屯嗣帝追思隗忠擢屯爲步兵

校尉徙封西陽侯西陽縣名屬山陽郡也集解沈欽韓曰續志山陽郡西陽已省此當爲江夏之西陽今黃州府

黃岡屯卒子勝嗣東觀漢記曰勝卒子世嗣徙封北鄉侯北鄉縣名屬齊

郡集解先謙曰勝卒子世嗣徙封北鄉侯今青州府地

李忠字仲都集解惠棟曰袁東萊黃人也黃今萊州縣也故城在

登州府父爲高密都尉臣賢案東觀記續漢書並云中尉又郡國志高密侯百官志皇子封每國傅相各一

人中尉一人比二千石職如郡都尉主盜賊高密非郡爲都字者

誤集解劉攽曰注高密侯按文侯當作國高密實王國不當作侯

也忠元始中呂父任爲郎署中數十人而忠獨曰好禮修整稱王

莽時爲新博屬長王莽改信都國曰新博郡尉曰屬長也郡中咸敬信之更始立使

使者行郡國卽拜忠都尉官忠遂與任光同奉世祖曰爲右大將

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無大字封武固侯時世祖自解所佩綬曰帶忠東觀志曰上初

至不脫衣帶衣服垢薄使忠解解長襦忠更作新袍袴解支小單

衣襪而上之集解沈欽韓曰解支當作鮮支廣雅鮮支絹也小單

衣蓋汗衫先謙曰因從攻下屬縣至苦陘帝改曰漢昌自此已後

官本注志作記是隨代改之今定州唐昌縣是也集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

集解先謙曰今正定府無極縣東北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王補

曰更始旣入長安居長樂宮升前殿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

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此與世祖會諸將問所得

財物何以異蓋世祖欲以察諸將之廉貪其特賜李唯忠獨無所

忠所以愧厲諸將也事有跡似而情殊者此類是也

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卽曰所乘大驪馬及繡

被衣物賜之馬色黑而青曰驪進圍鉅鹿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

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集解先謙曰廣事見

豈死於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卽時召見責數

此役邪

言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效命誠不敢內顧宗親世祖迺使任光將兵救信都光兵於道散降王郎無功而還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世祖因使忠還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鄲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忠迺還復爲都尉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中水縣屬涿郡前書音義曰此縣在兩河之間故曰中水故城在今瀛州樂壽縣西北集解沈欽韓曰明統志今河間府獻縣西北三十里食邑三千戶其年徵拜五官中郎將從平龐萌董

憲等六年遷丹陽太守是時海內新定南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

土忠到郡招懷降附其不服者悉誅之旬月皆平忠已丹陽越俗

不好學嫁娶禮義衰於中國乃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校亦學也



禮記曰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悌選用明經郡中向

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

略反 著音直

十四年三

公奏課爲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病去官

東觀記曰病瘳痺免

徵詣京師十

九年卒子威嗣威卒子純嗣永平九年坐母殺純叔父國除

東觀記曰

永平二年坐純母禮殺威弟季

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純琴亭侯純卒子廣嗣

萬修字君游扶風茂陵人也更始時爲信都尉

集解王鳴盛曰事見前光忠傳尉當

作令先謙曰官本作令

與太守任光都尉李忠共城守迎世祖拜爲偏將軍

封造義侯及破邯鄲拜右將軍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槐里侯

與揚化將軍堅鐔俱擊南陽

集解先謙曰討董訢鄧奉等

未剋而病卒於軍子

普嗣徙封洹氏侯

洹氏縣名屬上黨郡西有洹谷水故以爲名今澤州高平縣也洹音胡涓反集解沈欽韓曰紀

要今澤州高平縣東十里

普卒子親嗣徙封扶柳侯

扶柳縣名故城在今冀州信都縣西集解先謙曰今

冀州西南六十里 親卒無子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修曾孫豐爲曲

平亭侯豐卒子熾嗣永建元年熾卒無子國除延熹二年桓帝紹

封修玄孫恭爲門德亭侯

邳彤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奚仲爲夏車正字偉君信都人也父

吉爲遼西太守彤初爲王莽和成卒正東觀漢記曰王莽分鉅鹿

爲卒正也集解惠棟曰本紀作和戎胡三省王應麟本皆作戎惟水經注作和城世祖徇河北至下曲陽

彤舉城降復曰爲太守留止數日世祖北至薊會王郎兵起使其

將徇地所到縣莫不奉迎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自薊

還失軍欲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綬選精騎二千餘

匹緣路迎世祖軍彤尋與世祖會信都集解惠棟曰水經注彤與

悅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眾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

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

始舉尊號而天下嚮應三輔清宮除道已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

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上古已來亦未有感物動

民其如此者也

集解先謙曰其字當衍

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執驅集烏合之

眾遂震燕趙之地況明公奮二郡之兵

集解通鑑別注二郡信都和成

揚嚮應之

威已攻則何城不克已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

集解惠棟曰釋一作失先

謙曰作失非也

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

集解通鑑胡注

重讀曰隳先謙曰案袁宏紀作隳

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

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

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

集解萬承蒼曰王郎方據邯鄲其民安得送光武還長安

邯鄲城三字必傳寫之訛考異作邯鄲勢成下文城主作成主亦

於事理不切邯鄲城民當作二郡之民謂和成信都二郡也蓋承

上文奮二郡之兵而言王補曰蜀志譙周傳引此文與范史無一

字之異故漢春秋袁紀及淮陽王紀俱有改易於義未安竊意邯鄲城字當從通鑑作成三字句絕謂光武西則邯鄲成也民字

屬下句讀城主仍從范史作城謂信都和成也民亦自主二郡言

不待訓釋如此則范史非  
有誤也先謙曰王說是世祖善其言而止即日拜彤爲後大將

軍和成太守如故使將兵居前北至堂陽堂陽已反屬王郎彤使

張萬尹綬先曉譬吏民世祖夜至卽開門出迎引兵擊破白奢賊

於中山自此常從戰攻信都復反爲王郎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

父弟及妻子使爲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

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曰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也

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耶兵敗

走彤家屬得免及拔邯鄲封武義侯建武元年更封靈壽侯

故城在今恒州靈壽縣西北集解行大司空事帝入洛陽拜彤太

常月餘日轉少府是年免復爲左曹侍中

前書曰侍中有左右曹入侍天子故曰侍中集

解錢大昕曰侍中與左右曹皆爲加官而職事各別非侍中有左

右曹之分也續志中興有左右曹据此傳則光武中興尙有左曹

有左曹亦當

有右曹矣常從征伐六年就國彤卒子湯嗣九年徙封樂陵侯

樂陵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西南十九年湯卒子某嗣

史闕無子國除元初元年鄧太后紹封彤孫音為平亭侯音卒子

柴嗣初張萬尹綬與彤俱迎世祖皆拜偏將軍亦從征伐萬封重

平侯綬封平臺侯重平縣名屬渤海郡故城在今安德縣西北臣

集解錢大昕曰此注據前志郡國志無此二縣蓋建武後併省王

臺縣漢書刊本誤以鄭平之平連下臺字後人因

讀為平臺耳沈欽韓曰重平今河間府吳橋縣南

論曰凡言成事者曰功著易顯謀幾初者曰理隱難昭幾者事之

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迺議者欲因二郡之眾建入關

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夫景同邳彤之廷對其為幾

乎語曰一言可曰興邦論語魯定公謂孔子之言也斯近之矣

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也集解洪亮吉日昌城屬信都郡國志

形傳李注東觀記王莽分鉅鹿為和成郡王郎起植與弟喜從兄

居下曲陽昌成之改屬鉅鹿當在此時

散東觀記曰喜作嘉字共仲散字細君也集解洪頤煊曰率宗族

賓客聚兵數千人據昌城問世祖從薊還迺開門迎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世

祖下堂賜植率宗親子弟據邑以奉世祖世祖曰植為驍騎將軍喜散偏將軍皆為列

侯時眞定王劉揚起兵曰附王郎眾十餘萬世祖遣植說揚揚乃

降世祖因留眞定納郭后后即揚之甥也故曰此結之迺與揚及

諸將置酒郭氏漆里舍漆園即郭氏所居之里名也集解劉攽揚曰案文無故忽有園字蓋本是里字

擊筑為歡因得進兵拔邯鄲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植為昌城

侯討密縣賊戰歿子向嗣帝使喜代將植營復為驍騎將軍封觀

津侯觀津縣名故城在今德州舊縣西北集解沈欽韓曰明統志今河間府景州西北連冀州武邑縣界東觀記建武九年封

喜卒復曰散為驍騎將軍封浮陽侯浮陽縣名屬渤海郡在浮水之陽今滄州清池縣也集解

沈欽韓曰明統志今滄州東喜散從征伐皆傳國於後向徙封東

武陽侯東武陽縣屬東郡在武水之陽故城在今魏州華陽縣南

華相似又衍陽字明統志武陽城在東昌府莘縣東東武陽今曹州府朝城縣西卒子述嗣永平十五年

坐與楚王英謀反國除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父艾為王莽濟平尹莽改定陶國曰濟平也集解洪

亮吉日章懷蓋本班史地理志原注然考定陶國之設在宣帝甘露二年國立一年省元帝永光八年復徙山陽王定陶至哀帝建

平二年徙定陶王為信都王而定陶國遂廢距王莽建國元年此

十年中必更復為濟陰郡莽蓋由濟陰攻濟平非由定陶改也使

十年中定陶向空作國則前史地理志又應列入城陽高密諸國

中不應作濟陰郡矣地理志蓋從其後而書而列此八字為注則

誤此則又從班志而誤也王莽時太尉又等漢書地理志注則

王莽時太尉又等漢書地理志注則純學於長安因除為納言士王莽時太尉又等漢書地理志注則

王莽時太尉又等漢書地理志注則王莽敗更始立使舞陰王李軼降諸郡國純父艾降還為濟

南太守時李軼兄弟用事專制方面賓客游說者甚眾純連求謁

不得通久之適得見說軼曰大王目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時也道遇

道遇日雲從龍奮迅拔起期月之間兄弟稱王拔為率也拔音而德信

拔為率也拔音風從虎步末反期音替

不聞於士民功勞未施於百姓寵祿曩興此智者之所忌也

前書陳嬰

母謂嬰曰暴得富貴者不祥也故云智者之所忌也兢兢自危猶懼不終而況沛然自足可

曰成功者乎

公羊傳曰力沛然若有餘何休注曰沛有餘優饒貌軼奇之且曰其鉅鹿大姓

迺承制拜為騎都尉授曰節令安集趙魏會世祖渡河至邯鄲純

即謁見世祖深接之純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它將同遂求自

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匹世祖北至中山留純邯鄲會王郎反

東觀

記曰王郎舉尊號欲收純純持節與從吏夜遁出城駐節道中詔取行者車馬得數十馳歸宋子與從兄訢宿植俱詣上所在盧奴言王郎所反之狀集解先謙曰注未所之二字蓋衍世祖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

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

集解先謙曰皆衣縑襜褕絳衣也

老病者

皆載木自隨奉迎於育

左傳曰又如如是而嫁將就木焉木謂棺也老病者恐死故載以從軍育縣名故城在

冀州集解沈欽韓曰前志鉅鹿郡有貫縣一統志今保定府東鹿縣西南此育字誤据通鑑則沿訛已久拜純為前將

軍封耿鄉侯

鄺元注水經曰鄺水北有耿鄉光武封耿純為侯國俗謂之宜安城其故城在今恆州藁城縣西南也集



解沈欽韓曰臺城縣志故耿鄉故縣西一里注邱上脫成字

新宿植皆偏將軍使與純居前降

宋子從攻下曲陽及中山是時郡國多降邯鄲者純恐宗家懷異

心迺使訢宿歸燒其廬舍世祖問純故對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

北非有府藏之蓄重賞甘餌可召聚人者也

黃石公記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

下必有死夫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純引之

徒曰恩德懷之是故士眾樂附今邯鄲自

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命老弱在行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老弱充行

猶恐宗

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室絕其反顧之望世祖歎息及

至鄒世祖止傳舍鄒大姓蘇公反城開門內王邴將李惲純先覺

知將兵逆與惲戰大破斬之從平邯鄲又破銅馬時赤眉青犢上

江大彤鐵脰五幡十餘萬眾並在射犬世祖引兵將擊之純軍在

前去眾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

矢下如雨也

士多死傷純勒部

曲堅守不動選敢死二千人俱持彊弩各傳三矢使銜枚間行

傳著

也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彊弩並發賊眾驚走追擊遂破之馳騎白

世祖世祖明旦與諸將俱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純曰賴明公威

德幸而獲全世祖曰大兵不可夜動故不相救耳軍營進退無常

卿宗族不可悉居軍中迺純族人耿伋為蒲吾長蒲吾縣名周常山郡故城

在今恆州靈壽縣南集解沈欽悉令將親屬居焉世祖卽位封純

高陽侯集解先謙曰在今保定府高陽縣東擊劉永於濟陰下定陶初純從攻王郎

檣馬折肩時疾發迺還詣懷宮懷河內縣名有離宮焉集解先帝謀曰在今懷慶府武陟縣西南

問卿兄弟誰可使者純舉從弟植於是使植將純營純猶曰前將

軍從時真定王劉揚復造作讖記云赤九之後癭揚為主漢以火德故云

赤也光武於高祖揚病癭欲曰惑眾與綿曼賊交通綿曼縣名屬真定國故城

九代孫故云九在今恆州石邑縣西北俗音訛謂之人文故城也集解錢大建武

斯曰古音文如岷與曼聲相近先謙曰今正定府獲鹿縣北二年春遣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揚揚開城門不內副等

乃復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所過並使勞慰王侯密敕純曰劉

揚若見因而收之純從吏士百餘騎與副隆會元氏俱至真定止

傳舍揚稱病不謁曰純真定宗室之出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也遣使與純書

欲相見純報曰奉使見王侯牧守不得先詣如欲面會宜出傳舍

時揚弟林邑侯讓及從兄細東觀記續漢書細並作紺集  
解先謙曰林當從帝紀作臨各擁兵

萬餘人揚自恃眾強而純意安靜卽從官屬詣之兄弟並將輕兵

在門外揚入見純純接曰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迺閉閤悉誅

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怖無敢動者帝憐揚讓謀未發並封其子

復故國純還京師因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

受命備位列將爵爲通侯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

力自効帝笑曰卿旣治武復欲修文邪迺拜純爲東郡太守時東

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盜賊清寧四年詔純將兵擊更始東平太守

范荆荆降進擊太山濟南及平原賊皆平之居東郡四歲

集解注文臺曰

書鈔七十四引續漢書云在郡四年抑強扶弱令行禁止

時發千長有罪純案奏圍守之奏未

下長自殺純坐免召列侯奉朝請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

數千隨車駕涕泣曰願復得耿君

集解先謙曰據紀帝幸湖陵征董憲事在建武五年

帝謂

公卿曰純年少被甲胄爲軍吏耳治郡迺能見思若是乎六年定

封爲東光侯

東光今滄州縣也續漢書曰六年上令諸侯就國純上書自陳前在東郡案誅承郡太守朱英親屬今國

屬承誠不自安制書報曰侯前奉公行法朱英久吏曉知義理何時當以公事相是非然受堯舜之罰者不能愛已也已更擇國土

令侯無介然之憂乃更封純爲東光侯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東光注見職紀

純辭就國帝曰文帝

謂周勃丞相吾所重君爲我率諸侯就國今亦然也純受詔而去

至鄴賜穀萬斛到國弔死問病民愛敬之八年東郡濟陰盜賊羣

起遣大司空李通橫野大將軍王常擊之帝曰純威信著於衛地

東郡舊衛地也

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

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曰爲東郡太守吏民

悅服十三年卒官謚曰成侯子阜嗣

集解洪亮吉日案水經注淮之西爲平阿縣故城建武十

三年世祖更封耿阜爲侯國是阜嗣爵後

從東光徙平阿後更徙莒鄉傳略之耳植後爲輔威將軍封武

邑侯

武邑縣名屬信都今冀州縣也

宿至代郡太守封遂鄉侯

錢大昕曰寒朗傳有隨鄉侯耿建蓋卽宿之後

訢爲赤眉將軍封著武侯從鄧禹西征戰

死雲陽凡宗族封列侯者四人關內侯者三人爲二千石者九人

阜徙封莒鄉侯永平十四年坐同族耿歆與楚人顏忠辭語相連

國除建初二年肅宗追思純功紹封阜子盱爲高亭侯盱卒無嗣

帝復封盱弟騰

續漢書云封騰高亭侯也

卒子忠嗣忠卒孫緒嗣

贊曰任邳識幾嚴城解扉

解猶開也

委佗還旅二守焉依

委音於危反佗音移行貌

也旅眾也還旅謂自蒞而還也二守謂任光爲信都太守邳彤爲和成太守也左傳曰平王東遷晉鄭焉依言光武失軍而南還依任邳以成功集解顧炎武曰委蛇之純植義發奉兵佐威

蛇音徒河反亦作佗注誤讀爲移

純植義發奉兵佐威

光李忠萬修邛彫劉植耿純此六人者并爲合傳蓋偉其卽耶之功也夫光武之因創中較高帝之相持榮陽其危蓋倍蓰焉當是時光武以昆陽之捷爲天下觀聽所繫而內見忌於更始其不與伯升同罹於禍者特幸耳羣盜若樊崇張步劉永李憲處芳田戎秦豐蘇茂十數輩又環伺而抵其隙王郎市井妖人耳冒僞劉宗僭尸大號而趙國以北遼東以西望風響應幽冀陸沈賊氛愈熾是又益一赤眉其禍烈於北有文伯也光武急起而剿滅之此固經營大業者之定勢然方北行至劄王郎且以十萬戶移檄見購矣募兵則市人舉手邪揄矣廣陽王子嘉起兵劄中互相搆煽是更臥榻之薪入室之戈矣倉卒庠沲僅而得濟呼吸存亡之交危不容喘彼耽耽者幸其一跌則王郎搯吭羣盜十數輩爲之掎角非若榮陽之僅與楚敵易於撐拄也光武卒以信都和成二郡之眾清屯出險不旬月間兵不摧折遂制巨寇之死命而王業以立世皆侈稱昆陽之役孰知邯鄲之尤爲偉績乎都其謀略任邳爲最四人者類皆抒赤忠以抗大難恢恢乎佐命之元功也雖或南陽未克病卒軍中討賊密縣旋卽戰沒元從未久齋志長終顯宗追爲圖畫並厠雲臺謂夫中興巨創漢祚復隆實有賴於斯焉昔人顧言萬修劉植立功無多應以奉使捐軀之來歙向先附義之舊一孔以逞臆私吾見其陋而已

任李萬邳劉耿列傳第十一

終

後漢書二十一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一校補

任光傳軍人見光冠服鮮明

錢大昭曰服之華麗者謂之鮮明前書辛慶忌傳性好與馬號為鮮明王

吉傳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游俠傳率皆贏車小馬不上鮮明說皆同

狼貝

沈銘彝曰儒林傳論作狼狼知貝狼通用博物典彙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狼前二足短後二足長狼無狼不立狼無狼

不行又李密陳情表齊書紀僧真傳均作狼狼今案說文無狼字當作狝或作狝者猶狝可為狝跟亦可為跡也狼狝謂如狼

之跋前疐後進退顛沛耳不必據典彙之說以狝為獸名說文狝固非獸也馬融廣成頌云願狼頓頭狼即同沛至以貝為狝

雖出同音相假而義不可通疑仍狝之誤

欲俱入城頭子路刁子都兵中集解先謙曰考異云范書作力子

都劉攽云力當作刁音彫今通鑑猶作力而此書反改作刁失

其舊矣王莽傳亦作力孫愐云力姓黃帝佐力牧之後謹案考異所指

劉攽之說即見王莽傳則劉氏乃刊前書之誤非刊范書之誤不解考異何以誤班作范今范書官本雖作力並無劉氏刊誤

之說也竊謂劉氏既以前書之作力為非若范書亦作力不應不為刊正惟范書本作刁故劉不為說其或作力者正後人誤



改耳史記貨殖傳有刁間姓苑刁姓出勃海齊豎刁之後也刁  
聞齊人子都亦東海人以地準之亦似劉說為確惟刁字本即  
刀字前書莽傳及貨殖傳均仍作刀故易與力提齊召  
南謂通鑑本亦作刀子都則作力者又翻刻之誤矣

五年徵詣京師奉朝請其冬卒

沈銘彝曰于欽齊乘云樂安城西二里有任光冢今案光國於河間

而卒於京師不應冢墓又在山東疑有誤

擢奉朝請

案奉朝請為漢制列侯免官畱居京師擢之使與免官列侯等異

也數

持重處正儼言直議注持重謂守正也執議不移

案執議不移乃釋儼言句義也

上應補鯁言謂三字於執議不移上

李忠傳父為高密都尉注又郡國志高密侯

至為都字者誤集解

劉攽曰注高密侯按文侯當作國高密實王國不當作侯也

案今

高密前漢為王國後漢為侯國注所引乃續志作侯明不誤特奪國字耳劉謂不當作侯非也高密王國莽篡雖官廢為郡其時都尉已改屬長且忠父仕在元始中故知當作中尉也

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集解王補曰至此類是也  
案問所得財

事相類錢大昭以為此本用任光發奔命攻傍縣之說不降者  
恣聽掠之為權宜集兵之計然范史措辭究為失慎若如東觀  
記作上問諸將破賊所得物唯  
忠獨無所掠斯辭不害意矣

嫁娶禮義衰於中國官本義

邳彤傳邳彤案蜀志謹周  
傳作邳彤

今釋此而歸集解惠棟曰釋一作失先謙曰作失非也  
案古文釋  
為舍見侯

禮則釋此猶  
言舍此耳

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集

解萬承蒼曰至民亦自主二郡言不待訓釋  
今案本傳上文議  
者多言可因信都

兵自送西還長安本單指信都言邳彤謂則雖信都之兵猶難  
會也亦係單指信都言皆與和成無涉萬氏乃謂邯鄲城民當  
改二郡之民是並上文語氣亦未審矣邯鄲城民猶言王郎耳光武  
如聚信都之民是並上文語氣亦未審矣邯鄲城民猶言王郎耳光武  
矣城民之充兵者顧重父母自不肯背城主而陷其父母是傳  
文本自明白易曉邯鄲城民本對上信都之兵言城主亦對上

城民言則如撫我則后虐  
我則警之則都不須改字

更封靈壽侯注故城在今恆州靈壽縣西北恆州說詳饒  
期傳校補

劉植傳封觀津侯注觀津縣名故城在今德州案唐志  
舊縣屬

冀州係代宗永泰後所  
改章懷時原屬德州也

耿純傳奮迅拔起注拔猶率也率官本作卒案前書陳勝項籍傳  
贊乘勢拔起隴畝之中晉灼曰拔

音卒拔之拔郵展曰疾起也蓋即章懷注所本且前  
寇恂傳部郵拔起注已云拔卒也則率自係譌字

隨車駕涕泣曰官本曰  
作云

紹封阜子盱為高亭侯盱卒無嗣帝復封盱弟滕官本盱  
作盱

委佗還旅注委音於危反佗音移官本作委佗  
音移衍委字

朱景王杜馬劉傳堅馬列傳第十二

後漢書二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陞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朱祐字仲先南陽宛人也

東觀記曰祐作福避安帝諱集解劉攽曰案注引東觀記安帝諱則此人當名

祐前後皆誤矣先謙曰攽異云范書袁紀祐皆作祐東觀記皆作福避安帝諱祐說文祐字無解云上諱然則祐名當作示旁古

今之古不當作左右之右也案攽異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復陽

說至斷今刊范書仍作祐以存其真屬南陽郡集解先往來舂陵世祖與伯升皆親愛之伯升拜大司

謙曰復陽注見前徒曰祐為護軍及世祖為大司馬討河北復曰祐為護軍前書曰

尉秦官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伯升敗

祐常獨怨望世祖每短絕之祐自洛陽將之河北劉嘉謂祐曰子

將何之祐曰將之長安劉素奇世祖知祐有舊謂祐曰子與劉公

善胡不北乎嘉有勞苦吏欲託之劉公祐曰若是願與之俱乃給

其車馬使賈復陳俊與常見親幸舍止於中祐侍謙從容曰長安

祐俱北及世祖于柏人常見親幸舍止於中祐侍謙從容曰長安

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

日角解在光武紀

世祖曰召刺姦收護軍

王莽置左右刺姦使督姦猾

祐乃不敢復言從征河北常力戰陷陣

續漢書曰祐至南嶽

爲賊所傷上親候視之

曰爲偏將軍封安陽侯世祖卽位拜爲建義大將軍

建武二年更封堵陽侯

堵陽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唐州方城縣堵音者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冬

與諸將擊鄧奉於清陽祐軍敗爲奉所獲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鄧奉董訢兵甚精諸將連

戰不利奉乘勝生執祐也

明年奉破乃肉袒因祐降帝復祐位而厚加慰賜遣

擊新野隨皆平之

隨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隨州隨縣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

延岑自敗於

穰遂與秦豐將張成合祐率征虜將軍祭遵與戰於東陽大破之

東陽聚名在南陽集解先謙曰今鄧州南之穰東鎮

臨陣斬成延岑敗走歸豐祐收得印綬

九十七

東觀記曰收得所盜茂陵武帝廟衣印綬

進擊黃郵降之賜祐黃金三十斤四

年率破姦將軍侯進輔威將軍耿植代征南大將軍岑彭圍秦豐

於黎丘破其將張康於蔡陽斬之帝自至黎丘使御史中丞李由

持璽書招豐豐出惡言不肯降車駕引還勅祐方略祐盡力攻之

明年夏城中窮困豐乃將其母妻子九人肉袒降祐輕車傳豐送

洛陽斬之大司馬吳漢劾奏祐廢詔受降違將帥之任集解王補曰袁紀漢

劫奏朱祐云秦豐狡猾連年固守陛下親踰山川遠至黎上開日

月之信而豐悖逆天下所聞當伏誅滅以謝百姓祐不即斬截以

示四方而廢詔令聽受豐帝不加罪祐還與騎都尉臧宮會擊延

岑餘黨陰鄒筑陽三縣賊悉平之祐為人質直尚儒學將兵率眾

多受降呂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

百姓軍人樂放縱多曰此怨之九年屯南行唐拒匈奴行唐今恆州縣也集

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十三年增邑定封侯陽縣名屬平原郡集解先謙曰在今濟南府德州北食

邑七千三百戶東觀記曰祐白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教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教作許是十

五年朝京師上大將軍印綬因留奉朝請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

加王爵可改諸王為公帝即施行集解惠棟曰案陶藻齊職儀祐奏在建武初故十三年丙辰詔

曰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皆襲爵為王不應經義改封侯也章懷注以興等服屬既疏不當襲爵為王失之蘇興

日建武十三年施行十又奏宜令三公並去大名曰法經典後遂

六年復舊見光武紀又奏宜令三公並去大名曰法經典後遂

從其議徒司馬為三公見韓詩外傳周官有大司徒大司馬大司

空並對小為言祐蓋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

不取古周禮說也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舍我講乎曰有舊恩

數蒙賞資東觀記曰上在長安時嘗與祐共買蜜合藥上追念之

此二十四年卒子商嗣商卒子演嗣永元十四年坐從兄伯為外

孫陰皇后巫蠱事免為庶人和帝陰后吳房侯陰永初七年鄧太

后紹封演子冲為鬲侯

景丹集解惠棟曰孫愐云景姓字孫卿馮翊櫟陽人也少學長安

王莽時舉四科東觀記曰王莽時舉有德行丹曰言語為固德侯

相有幹事稱遷朔調連率副貳朔調上谷也更始立遣使者徇上

谷丹與連率耿況降復為上谷長史王郎起丹與況共謀拒之況

使丹與子弇及寇恂等將兵南歸世祖世祖引見丹等笑曰邯鄲

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王郎將帥數云欲發二

聊應然之猶今兩軍遙相戲弄也集解顧炎武曰謂邯鄲將帥有此言我亦聊以此言應之不能必二郡之果來也本文自明注乃

謂王郎欲發之謬矣王補曰通鑑無然字多出我亦發之句蓋從袁紀何意二郡良為吾來東觀記

廣阿聞外有大兵自來登城勒兵在西門樓上問何等兵丹等對曰上谷漁陽兵上曰為誰來乎對曰為劉公即請丹入人人勞勉

恩意甚備集解通鑑考異曰袁紀作良牧為吾來宜從丹傳惠棟曰東觀記云上勞勉丹出至城外兵所勒馬坐鞍置旂毼毼上設

酒肉先謙曰官本注上谷上曰作言自來二字互倒當作聞大兵來上自登城於文始順勒馬坐鞍置旂毼毼上御覽作下馬坐鞍

旂毼毼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拜丹為偏將軍號奉義侯從擊

王郎將兒宏等於南緣兒音五郎兵迎戰漢軍退卻續漢書曰南緣賊迎擊上

營得上鼓車輜重數乘也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死傷者從橫丹

還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邪遂從征



河北世祖即位已識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眾咸不悅詔

舉可爲大司馬者

東觀記曰載識文曰孫咸征狄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今以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事咸以

武名官以應圖議

羣臣所推唯吳漢及丹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

是其人也然吳將軍有建大策之勳

謂發漁陽兵也

又誅苗幽州謝尙書

其功大

苗曾謝躬

舊制驃騎將軍官與大司馬相兼也

前書武帝置大司馬號大將軍

驃騎將軍也

乃已吳漢爲大司馬而拜丹爲驃騎大將軍

集解惠棟曰續志驃騎大

將軍位在公下

建武二年定封丹櫟陽侯帝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

縣不過櫟陽萬戶邑

集解先謙曰言櫟陽殷富勝它縣

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

夜行故已封卿耳

前書武帝謂朱買臣之詞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詞作語

丹頓首謝秋與吳

漢建威大將軍耿弇建義大將軍朱祐執金吾賈復偏將軍馮異

强弩將軍陳俊左曹王常騎都尉臧宮等從擊破五校於蕭陽

名聚

也解見光武紀

降其眾五萬人會陝賊蘇況攻破弘農生獲郡守丹時病

東觀記曰丹從上至懷病瘧見上在前瘧發寒慄上笑曰聞壯士  
不病瘧今漢大將軍反病瘧邪使黃門扶起賜醫藥還歸洛陽病  
遂加集解沈欽韓曰李石續博物志帝曰其舊將欲令強起領郡  
瘧鬼不能病巨人故曰壯士不病瘧

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但得將軍威重卧曰鎮之足矣

沈欽韓曰袁宏紀上夜召丹以檄示之曰弘農太守無任為賊所  
害今聞赤眉從西方來恐蘇況舉郡以應之弘農迫近京師今將  
軍雖疾病但丹不敢辭乃力疾拜命將營到郡續漢書曰將營  
卧而鎮之耳

餘曰薨子尙嗣徙封余吾侯余吾縣西北屬上黨故城在今潞州屯

武六年封先謙曰今路安府屯留縣西尙卒子苞嗣苞卒子臨嗣無子國絕永和七

年鄧太后紹封苞弟遠為監亭侯

王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也集解洪亮吉日安陽屬五原然梁傳

陽人無疑但縣名誤耳洪頤煊曰當是要陽之譌沈為郡吏太守

欽韓曰一統志承德州人物王梁要陽人正作要陽為郡吏太守

彭寵曰梁守孤奴令與蓋延吳漢俱將兵南及世祖於廣阿拜偏  
將軍既拔邯鄲賜爵關內侯從平河北拜野王令與河內太守寇

恂南拒洛陽北守天井關朱鮪等不敢出兵世祖曰為梁功及即

位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玄武北方之神龜蛇合體帝曰

野王衛之所徙史記曰衛元君自濮陽徙於野王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

也於是擢拜梁為大司空封武彊侯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漳水又東逕武邑縣南又東逕武強

縣北又東逕武彊縣故城南案武邑屬信都武彊屬河間獨武強無攷水經注又云漳水又東北合張平口故溝上承武彊淵淵之

西南之側有武彊縣故治故淵得名焉東觀漢記云光武拜王梁為大司空以為侯國也水經又云大河左瀆又東北逕長樂郡武

彊縣故城東注云長樂故信都也晉太康五年改從今名案兩漢志信都無武彊縣或係鄉亭之名晉時始置縣耳沈欽韓曰今深

州武彊縣南建武二年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有詔軍事一五里舊城村

屬大司馬而梁輒發野王兵帝曰其不奉詔勅令止在所縣而梁

復曰便宜進軍帝曰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軍中斬

梁廣不忍乃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月餘曰為中郎將行執金吾

事北守箕關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梁為中郎將與景丹祭遵合擊蠻中賊破之詔梁別守天井關水經云河水西合潞

水注云水出垣縣黃屋西山漢溪夾山東南流故城東漢關也光武遣梁北守漢關天井關即是關也擊赤眉別校

降之三年春轉擊五校追至信都趙國破之悉平諸屯聚冬遣使

者持節拜梁前將軍四年春擊肥城文陽拔之肥城縣名屬太山郡故城在今濟州

平陰縣東南文音汶故城在今兗州泗水縣西集解惠棟曰文陽縣名屬魯郡郡國志作汶先謙曰肥城注見光武紀汶陽今兗州府甯陽進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擊佼彊蘇茂於楚沛間拔大梁

縣東北而捕

桑前書音義曰齧桑縣名或曰城名史記張儀與齊楚會戰而捕齧桑集解沈欽韓曰胡渭雖指云沛縣西南有齧桑亭

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亦分道並進歲餘悉平之五年從救桃

城集解惠棟曰即桃鄉也在任城破龐萌等梁戰尤力拜山陽太守鎮撫新附將

兵如故數月徵入代歐陽歙爲河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

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梁慙懼上書乞

骸骨乃下詔曰梁前將兵征伐眾人稱賢故擢典京師建議開渠

爲人興利集解先謙曰人當作民旅力既愆迄無成功旅眾也愆過也言眾

力已過而功不成百姓怨譴談者謹譁雖蒙寬宥猶執謙退君子成

人之美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其曰梁為濟南太守十三年增邑定封阜成侯

阜成屬渤海今冀州縣集解先謙曰今冀州西北五十里十四年卒官子禹嗣禹卒子堅石嗣

堅石追坐父禹及弟平與楚王英謀反棄市國除

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也初歸光武於河北為中堅將軍集解

曰漢有中堅士故置將軍以率之見華嶠書及袁宏紀光武紀云衡其中堅馬融云戊己為堅中堅猶中權也常從征伐

世祖即位拜大將軍封樂鄉侯樂鄉屬信都國集解沈欽韓北擊

五校於真定進降廣平建武二年更封苦陘侯與中郎將王梁擊

五校於魏郡清河東郡悉平諸營保降其持節大將三十餘人漢續

舊曰降其渠帥大將軍杜三郡清靜道路流通集解通鑑作邊路

洛陽至通陽上谷路出三郡明年遣使持節拜茂為驃騎大將軍

擊沛郡拔芒芒縣名也郡國志曰後名臨睢屬沛國集解時西防

先謙曰在今歸德府永城縣東北甫城鄉

復反集解惠棟曰注見上迎佼彊五年春茂率捕虜將軍馬武進攻西防數

月拔之彊奔董憲東方既平七年詔茂引兵北屯田晉陽廣武曰

備胡寇廣武縣名屬太原郡集解先謙曰在今代州西十五里九年與雁門太守郭涼擊盧

芳將尹由於繁時繁時縣名今代州縣也集解先謙曰注見王霸傳芳將賈覽率胡騎萬

餘救之茂戰軍敗引入樓煩城樓煩縣名屬雁門郡故城在今代州崞縣東北崞音郭集解先謙曰

漢樓煩在今雁門關北時盧芳據高柳與匈奴連兵數寇邊民帝患之十二

年遣謁者段忠將眾郡弛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修

烽火又發委輸金帛繒絮供給軍士并賜邊民冠蓋相望茂亦建

屯田驢車轉運先是雁門人賈丹霍匡解勝等爲尹由所略由曰

爲將帥與共守平城集解惠棟曰縣名屬雁門丹等聞芳敗遂共殺由詣郭涼

涼上狀皆封爲列侯詔送委輸金帛賜茂涼軍吏及平城降民自

是盧芳城邑稍稍來降涼誅其豪右郭氏之屬集解先謙曰鎮撫官本郭作郇

羸弱旬月間雁門且平芳遂亡入匈奴帝擢涼子爲中郎宿衛左

右涼字公文右北平人也身長八尺氣力壯猛雖武將然通經書

多智略尤曉邊事有名北方初幽州牧朱浮辟爲兵曹掾擊彭寵

有功封廣武侯十三年增茂邑更封脩侯脩縣名屬信都國也集解先謙曰一作條見皇

紀十五年坐斷兵馬廩緣斷猶割截也使軍吏殺人免官削戶邑定封

參遺鄉侯十九年卒子元嗣永平十四年坐與東平王等謀反集解

劉攽曰案王平顏忠是楚王同時謀反者多連士大夫故杜元坐之傳寫之誤遂作東平王東平何當反也減死一等

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茂孫奉爲安樂亭侯

馬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也少爲縣吏世祖徇潁川曰成爲安集

掾調守邾令邾縣名今汝州縣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及世祖討河北成卽棄官步

負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成羸衣步擔渡河謁上追及於滿陽已成爲期門從征伐世祖

卽位再遷護軍都尉建武四年拜揚武將軍督誅虜將軍劉隆振

威將軍宋登射聲校尉王賞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

憲時帝幸壽春設壇場祖禮道之應劭風俗通曰謹案禮傳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游舟車所至

足跡所逮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祖也進圍憲於舒令諸軍各深溝高壘憲數挑

戰成堅壁不出守之歲餘至六年春城中食盡乃攻之遂屠舒斬

李憲追擊其黨與盡平江淮地七年夏封平舒侯平舒屬代郡集解沈欽韓曰廣

靈縣志縣西四十里平木村南俗呼平水城卽舒之誤八年從征破隗囂曰成爲天水太守

將軍如故冬徵還京師九年代來歙守中郎將率武威將軍劉向

等破河池遂平武都河池縣一名仇池屬武都郡今鳳州縣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明年大司

空李通罷曰成行大司空事集解錢大昕曰光武紀馬成平武都在建武十一年其行大司空事在十

二年與居府如眞數月復拜揚武將軍十四年屯常山中山曰備

北邊并領建義大將軍朱祐營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

自西河至渭橋西河今勝州富昌縣也渭橋本名橫橋在今咸陽縣東南集解沈欽韓曰隋志勝州改榆林領榆林



富昌金河三縣舊唐志勝州初領榆林河濱連谷銀城四縣後制

連谷銀城置麟州通典元和志不言富昌廢於何時一統志富昌

在鄂爾多斯左翼前旗界隋勝州在左翼後旗後漢西河郡河上

治離石放城今汾州府永甯縣治注僅指富昌一縣疏矣

至安邑前書曰河上地名故秦內史高帝二年改爲河上郡武帝分爲左馮翊太原至井陘太原今并州也

井陘今屬常山郡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在事五

六年帝已成勤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及

南單于保塞北方無事拜爲中山太守上將軍印綬領屯兵如故

二十四年南擊武谿蠻賊無功武谿水在今辰州盧谿縣西上太守印綬二十

七年定封全椒侯全椒縣名今滁縣也就國三十二年卒

子衛嗣衛卒子香嗣徙封棘陵侯香卒子豐嗣豐卒子玄嗣玄卒

子邑嗣邑卒子醜嗣桓帝時已罪失國延熹二年帝復封成玄孫

昌爲益陽亭侯集解惠棟曰益陽縣之亭也屬長沙郡

劉隆字元伯南陽安眾侯宗室也王莽居攝中隆父禮與安眾侯

崇起兵誅莽事泄隆已年未七歲故得免及壯學於長安更始拜

爲騎都尉謁歸謁請也謂請假歸也迎妻子置洛陽聞世祖在河內卽迫及

於射犬集解惠棟曰袁宏紀隆單身歸王曰爲騎都尉與馮異共拒朱鮪李軼等

軼遂殺隆妻子建武二年封亢父侯亢父縣名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集解先謙

日今濟甯州南五十里四年拜誅虜將軍討李憲憲平遺隆屯田武當武當今均

州縣也集解先謙十一年守南郡太守歲郡上將軍印綬集解先

日注見光武紀餘是本郡作十三年增邑更封竟陵侯是時天下墾田多不日實又戶

口年紀互有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

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

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

可問帝詰吏由趣集解通鑑胡注山從也問是書之所從來也趣

請司空季子云我命盤日尙有晉國盤告我日利建侯得國之吏務也吉孰大焉韋昭云務猶趣也與由趣同蓋當時之語如此

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抵款也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京

也四出之路帝怒時顯宗為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

勅當欲呂墾田相方耳集解胡三省曰相方求問其墾田之數以相比也帝曰即如此何

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

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竄首服如顯宗對

如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明年隆坐微下獄其囑輩十餘人皆

死帝曰隆功臣特免為庶人明年復封為扶樂鄉侯集解惠棟曰淮南國之鄉

也後為縣屬陳國沈欽韓曰袁宇呂中郎將副伏波將軍馬援擊

交趾蠻夷微側等隆別於禁谿口破之交趾郡龍冷縣有金溪穴

側等所敗處也其地今岑州獲其帥微貳微貳之妹斬首千餘級降者

新昌縣也獲音康冷音零

二萬餘人還更封大國為長平侯長平縣屬汝南郡集解先謙曰

里及大司馬吳漢薨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隆奉法自守觀

事八歲上將軍印綬罷賜養牛上樽酒十斛前書音義曰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樽

稷米一斗為中樽粟米一斗為下樽也曰列侯奉朝請三十年定封慎侯慎縣名屬汝南郡也

集解先謙曰今潁州府潁上縣四十里江口鎮中元二年卒諡曰靖侯子安嗣

傅俊字子衡潁川襄城人也世祖徇襄城俊曰縣亭長迎軍拜為

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滅之從破王尋等東觀記曰傅俊從上迎擊王尋等於

陽關漢兵反走還汝水上上以手飲水澡面黃眉塵垢謂俊曰為曰今日罷倦甚諸卿甯憊邪集解惠棟曰陸績云憊困劣也俊為

偏將軍別擊京密破之道歸潁川收葬家屬及世祖討河北俊與

賓客十餘人北追及於邯鄲上謂世祖使將潁川兵常從征伐世

祖即位召俊為侍中建武二年封昆陽侯三年拜俊積弩將軍與

征南大將軍岑彭擊破秦豐因將兵徇江東揚州悉定集解先謙曰從鄧憚

言禁軍士橫七年卒諡曰威侯子昌嗣徙封蕪湖侯蕪湖縣名屬丹陽郡集解

暴見憚傳

沈欽韓曰水經遇水注龍亢縣建武十三年

世祖封傳昌為侯國其事蓋在徙蕪湖之先建初中遭母憂因上

書曰國貧不願之封乞錢五十萬為關內侯肅宗怒貶為關內侯

竟不賜錢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昌子鐵為高置亭侯集解沈欽韓曰續志

潁川陽翟有高氏侯一統志高氏亭在許州府禹州西南氏置聲同而訛

堅鐔字子伋東觀記伋作皮潁川襄城人也為郡縣吏世祖討河北或薦

鐔者因得召見曰其吏能署主簿又拜偏將軍從平河北別擊破

大槍於盧奴世祖即位拜鐔揚化將軍封繼強侯繼強縣名屬汝南郡海音於新

反集解沈欽韓曰今許州臨潁縣東與諸將攻洛陽而朱鮪別將守東城者為反間

私約鐔晨開上東門上東門洛陽放城東面北頭第一門也鐔與建義大將軍朱祐

乘朝而入與鮪大戰武庫下洛陽記曰建始殿東有太倉倉東有武庫藏兵之所殺傷甚眾

至旦食乃罷朱鮪由是遂降又別擊內黃平之建武二年與右將

軍萬脩徇南陽諸縣而堵鄉人董訢反宛城獲南陽太守劉驎鐔

乃引兵赴宛選敢死士夜自登城斬關而入訢遂棄城走還堵鄉

鄧奉復反新野攻破吳漢時萬脩病卒鍾獨孤紹南拒鄧奉北當

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鍾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每急

輒先當矢石

石謂發石以投人也墨子曰備城者積石百枚重十鈞已上者集解惠棟曰左傳云親受矢石服虔云古

者以石爲箭鏑國語有隼于陳侯之庭結矢貫之石弩是也

身被三創曰此能全其取及帝征

南陽擊破訢奉曰鍾爲左曹常從征伐六年定封合肥侯

集解先謙曰今

廬州府合肥縣北

二十六年卒于鴻嗣鴻卒于浮嗣浮卒于雅嗣

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也少時避讎客居江夏王莽末竟陵西

陽三老起兵於郡界

集解惠棟曰西陽縣名屬江夏郡

武往從之從入綠林中遂

與漢軍合更始立曰武爲侍郎與世祖破王尋等拜爲振威將軍

與尙書令謝躬共攻王郎及世祖拔邯鄲請躬及武等置酒高會

因欲曰圖躬不尅既罷獨與武登臺

故趙王臺也在今潞州邯鄲城中集解官本考證曰

注潞州當作洛州案邯鄲縣唐貞觀後隸洛州屬河北道潞州屬河東道惠棟曰續志趙國邯鄲有叢臺劉劭趙都賦云結臺閣于

南字立叢臺于少陽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

武曰驚怯無方略世祖曰將軍久將習兵豈與我掾史同哉武由

是歸心及謝躬誅死武馳至射犬降世祖見之甚悅引置左右每

勞饗諸將武輒起斟酌於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武自以新降世甚卑恭不敢與南陽時等王善之世

祖曰爲歡復使將其部曲至鄴武叩頭辭曰不願世祖愈美其意

因從擊羣賊世祖擊尤來五幡等敗於慎水集解錢大昕曰光武紀作順水注本或作

慎水者誤武獨殿還陷陣故賊不得迫及嚴鎮後也首丁殿反進至安

定次小廣陽即廣平亭也在今幽州范陽縣西南以有廣陽國故謂此亭爲小廣陽也集解陳景雲曰安次渤海屬縣

也以光武紀耿弇傳證之則定字之衍明矣小廣陽亦以弇傳爲是注不出一人之手故多互誤錢大昕曰李注不言安定所在知

定字後人妄加非章懷本之誤先謙曰注詳弇傳武常爲軍鋒力戰無前諸將皆引而隨

之故遂破賊窮追至平谷浚靡而還平谷縣名屬漁陽郡浚靡縣名屬右北平郡靡音靡世

祖卽位曰武爲侍中騎都尉集解惠棟曰案蓋延傳武封山都侯書爲騎都尉而本傳不載

建武四年與虎牙將軍蓋延等討劉永武別擊濟陰下成武楚王

拜捕虜將軍明年龐萌反攻桃城武先與戰破之會車駕至萌遂

敗走六年夏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西擊隗囂漢軍不利引下隴囂

追急武選精騎還爲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千人集解劉攽曰案文言

武持戟奔擊何能殺數千人明千是十字惠棟曰東觀記云武身被兜鍪鎧甲持戟奔擊武中矢傷囂兵乃退諸軍

得還長安十三年增邑更封鄒侯鄒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平原縣西南鄒音俞集解先

謙曰今濟南府平原縣西南五十里將兵北屯下曲陽備匈奴集解惠棟曰續志武與騎都尉劉納閭興

軍下曲陽臨平呼沱以備胡也坐殺軍吏受詔將妻子就國武徑詣洛陽上將軍

印綬削戶五百定封爲揚虛侯集解錢大昕曰注不言揚虛所在案漢書齊悼惠王子將閭封揚虛

侯沈欽韓曰今濟南府禹城縣西南因留奉朝請帝後與功臣諸侯譙語從容言曰

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禹先對曰臣少嘗學

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爲不



拔功曹餘各曰次對至武曰臣曰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

勿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為人嗜酒闊達敢言闊達大度也敢言謂言果

敢而無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曰所隱也

為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同曲也曲法以容也遠方貢

珍甘必先徧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曰吏職故

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二十五年武曰中郎將將兵擊武陵蠻

夷還上印綬集解王補曰馬援病卒武與梁松毀惡援於上意以之讓武復與於陵侯侯昱以章言其狀事詳袁紀通

鑑及本書援傳功誣善武可知矣顯宗初西羌寇隴右覆軍殺將朝廷患之復拜

武捕虜將軍曰中郎將王豐副與監軍使者竇固右輔都尉陳訢

將烏桓黎陽營三輔募士光武置黎陽營見鄧訓傳涼州諸郡羌胡兵及弛刑

合四萬人擊之到金城浩亶與羌戰浩亶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廣武縣西南浩音閭

臺音門集解沈欽韓曰今西甯府碾伯縣東斬首六百級又戰於洛都谷為羌所敗水

一各洛都水西自吐谷渾界入在今緒州湟水縣集解惠棟曰續志金城浩亶縣有雒都谷馬武破羌處沈欽韓曰紀要洛都谷在

西甯衛死者千餘人羌乃率眾引出塞武復追擊到東西邯大破

之鄆元水經注曰鄆川城左右有水自北出南經鄆亭注于河蓋以此水分流謂之東西鄆也在今鄆州化陰縣東集解沈欽韓

日陰當作隆舊唐志後漢燒當羌之地後魏置宕城郡廢帝因縣

內化隆谷改爲化隆縣後因置鄆州鄆川水在碾伯縣東南斬首

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降散武振旅還京師增邑七

百戶并前千八百戶永平四年卒子檀嗣坐兄伯濟與楚王英黨

顏忠謀反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武孫震爲潯亭侯潯音胡巧又力

彫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巧下有反字震卒子側嗣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目爲上應二十八宿集解惠棟曰張衡東京賦云受鉞四

以除七共工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風雲已具聖公傳稱爲佐

命亦各志能之士也易通卦驗曰黃佐命鄭玄注云黃者火之子佐命張良是也已上皆華嶠之辭議者

多非光武不目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

遠算固將有曰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王謂周也霸謂齊桓晉文公猶

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

謂兼通矣史記曰管仲隰朋修齊國之政齊人皆悅事之管子曰

可國語云文公使趙衰為卿辭曰先軫有謀臣不若也乃使先軫

佐下軍公曰趙衰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集解沈欽韓曰晉語趙

衰下合有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屈起

三讓二字起也音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灌嬰雖陽販繒者樊噲沛或崇

其勿反起也音曰連城之賞集解惠棟曰前書贊云藩國或任曰阿衡之地樊噲

舞陽侯灌嬰為丞相封為潁陰侯阿故執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

倚也衡平也言天下依倚而取平也故執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

勢位過則君臣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趙戮不其然乎蕭何為

相疑侔等也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趙戮不其然乎蕭何為

人請上林中空地上大怒乃下廷尉城繫之燕王盧綰反樊噲以

相國擊燕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帝大怒使陳平即軍中斬噲平畏

呂氏執噲詣長安韓信封為淮陰侯人上書告信反呂后使武十

縛信斬之彭越為梁王呂后令其舍人告越謀反遂夷宗族刑法

志曰夷三族者梟其首菹其自茲曰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

骨肉彭越韓信皆受此誅

公侯

自高祖至于孝武凡五代也其

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赤

色也

中宰輔皆以公侯勳貴爲之

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

世及謂父子相繼也

插也

謂插笏於帶也

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爲禮抱關謂守門者前書曰蕭望之

其懷道

署小苑東門侯王仲翁謂望之曰不肯碌碌反抱關爲

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

矯正也違失也枉曲也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集解王補曰前書

贊云漢興懲強秦之敗大啟九國可謂矯枉過其正也先謙曰官

本考證云今本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

孟子無此語

所加特進朝請而已鄧禹爲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好

六縣以列侯加特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曰政齊之曰刑

者乎

論語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人免

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格

也若而無恥集解先謙曰官本無注集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

解劉攽曰注於其有害也按文少一人字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

撓情則違廢禁典

集解惠棟曰李善云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爲

以法則傷恩私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

以親則違憲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

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參任謂兼勳賢而任之則羣臣之心各有

敝未遠不得不得不校其勝否即曰事相權也勝否猶可否即就故高秩厚

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

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賈復傳曰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

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也其餘並優曰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曰功名

延慶于後昔留侯曰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前書曰上望見諸將

謀反耳陛下起布衣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耳相而郭伋亦

譏南陽多顯郭伋傳曰光武以伋為并州牧帝引見伋因言選補

言鄭興又戒功臣專任鄭興傳曰興徵為太中大夫上疏曰道路

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

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

末呂志功臣之次云爾

集解先謙曰臣本作一行排列故首鄧禹次卽馬成次吳漢次王梁也二十八將當

以此本次  
第爲正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畤侯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議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魏里侯萬修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太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鮑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揚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驍騎將軍慎侯劉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集解萬承蒼曰羅點聞見

錄云後漢二十八將名次不可曉薛伯宣常州云舊本漢書作兩  
重排列謂上一重鄧禹居首次吳漢次賈復次耿弇下一重馬成  
居首次王梁次陳俊次杜茂後人重刊遂錯訛此極有理范蔚宗  
論云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今本乃以王常  
臧宮李通馬武竇融卓茂為序則將上下重誤合而為一明矣承  
蒼案小學紺珠載二十八將名次正與薛常州所言符合較今本  
後漢書所列二十八人其在後其末別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四  
數十四人名俱在後其末別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四人名俱在  
十二人蓋王伯厚所見後漢書猶是未誤刻時本也又案薛季宣  
字士龍嘗知常州此稱薛伯宣常州亦恐有誤王補日胡三省云  
雲臺功臣之次以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有誤王補日胡三省云  
景川蓋延鮑期耿純臧宮馬武劉隆為一系列馬成王梁陳俊杜茂

備俊堅鐔王霸任光李忠萬修邳彤劉植王常李通竇融卓茂爲  
一列其說正與薛常州合是上下兩列每列各以十六人爲數也  
若小學紺珠則每列人止十四外又別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四  
人於末通鑑因認橫列爲縱次而誤然稔知增益四人不當錯入  
二十八將數內故并置純宮武隆於期植之後而常通融茂猶尙  
未消其序若誤刊本范史及鄭氏通志則徑將上下兩列先奇後  
偶硬相排比遂使常通融茂亦參伍於純宮武隆之間其誤益甚  
於是范論所謂依其本篇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者盡失其舊  
矣此本蓋猶存其概焉先謙曰陽夏或作夏  
陽非淮陽誤本傳作淮陵羣輔錄作淮陰  
贊曰帝績思又庸功是存庸勳也言將興帝績有來羣后捷我戎  
軒捷勝也謂寇鄧之徒翼佐婉變龍姿儷景同毓  
軒王烈戎車所至皆克捷也婉變猶親愛也  
儷齊也偶也言諸將齊龍姿謂光武也  
景翺飛而舉大功也



朱景王杜馬劉傳堅馬列傳第十二

終

後漢書二十二

後漢書集解卷二十二校補

朱祐傳朱祐集解劉攽曰案注引東觀記安帝諱則此人當名祐

前後皆誤矣先謙曰至仍作祐以存其真謹案范書凡祐字皆實祐字當由范氏別

有所避耳否則以宋人述漢事不應並安帝名亦改之也

呂祐為護軍至復呂祐為護軍注前書曰至更名護軍也案此注原在上

呂祐為護軍句下涉下集解而談

遣擊新野隨皆平之注故城在今隨州隨縣也官本句末無也字

九年屯南行唐注行唐今恆州縣也恆州說詳鉤期傳校補

祐初學長安至主人得無舍我講乎錢大昭曰文選為范尚書議吏部封侯第一表注引東觀

記初上學長安時過朱祐祐嘗畱上須講竟乃談話及帝登位車駕幸祐第問主人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案選注所引與

今聚珍本東觀記僅數字小異

景丹傳景丹集解孫愐云景姓齊景公之後後漢有景丹案孟子時有景

春為縱橫之學者或是齊人若屈原時之景差則楚人為楚公族之後

世祖引見丹等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

然集解顧炎武曰至蓋從袁紀案據袁紀作吾聊應一言我亦發之則章懷說非謬

呂識文用平狄將軍孫咸為大司馬注東觀記曰載識文曰孫咸

征狄也案官本注文下有劉攽曰按注文多一日字集解失載

王梁傳呂梁守狐奴令案狐奴縣屬漁陽說已見前沈銘彝云今順義縣東北二十五里有狐奴山山之西

南百步有漢狐奴縣故址水經注云水不流曰奴

擊肥城文陽拔之注文音汶集解惠棟曰文陽縣名屬魯郡郡國

志作汶案前志屬魯國續志屬魯郡實皆作汶陽侯康據孔廟禮器碑有文陽蔣元道文陽王逸則又皆假文為汶知

文汶本可通作

旅力既愆迄無成功注旅眾也周壽昌曰旅力既愆本書秦誓文章懷引旅為眾亦即用僞孔傳之

說王鳴盛尚書後案云傳說非也旅與呂同漢書律厯志大呂呂旅也是旅呂音義同說文呂爵骨重文作𠂔爵骨為人身之

幹故齊強則身健良士頭已白故不强王梁乞骸骨必年已老則旅從齊訓尤宜今案詩北山旅力方剛桑柔靡有旅力朱集傳皆已讀旅爲齊廣雅齊力也王氏疏證並當引申之另詳韋彪傳集解此傳詔書承上爲人興利來則旅力自屬梁一身言與眾力無涉周說是

君子成人之美注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官本無此注

杜茂傳進攻西防

西防原誤西攻據錢按改官本不誤錢大昭曰閩本不誤是官本又與閩本合也

九年與雁門太守郭涼

案涼應作涼下同

涼誅其豪右郭氏之屬集解官本郭作郇

錢大昭曰郭閩本作郇

更封脩侯集解先謙曰一作條見皇后紀

案條脩古通作已詳后紀校補

馬成傳率武威將軍劉向等

向官本作尙是

太原至并陘注太原今并州也

案唐志太原縣屬河東道北京太原府太原府原爲并州元宗開元

十一年始改置并陘今屬常山郡常山今恆州縣也

案注誤乃并陘屬常山郡今恆州縣

也注中上今字下常山字皆衍恆州說已見前

劉隆傳歲郡上將軍印綬集解先謙曰官本郡作餘是錢大昭曰郡當作餘

南監本不誤

帝詰吏由趣集解通鑑胡注至蓋當時之語如此案趣訓急讀如

傳本書光武紀趣駕南轅注亦云趣急也讀曰促詰吏由趣即謂詰吏得書之由急蓋吏受郡敕為書以報郡俾知各郡壅田情事書雖誤漏要非重罪帝詰之急故恐懼不肯遽服也胡氏說趣為向即以本義解之已嫌失讀惠氏又引韋昭之說以猶趣為由趣彌形其鑿據晉語韋注本云務猶趣也古趣雖同趣然韋訓乃謂務猶趣向之趣耳非以兩字為訓也說文務趣也即韋說所本論語君子務本皇疏云務猶向也前書王吉傳竊見當世趨務顏注云趨讀曰趣趣向也以諸說證之知惠氏並誤會韋注矣

帝令虎賁將詰問吏錢大昭曰虎賁將疑即虎賁中郎將

隆別於禁谿口破之注交趾郡雋冷縣有金溪穴案穴水經注作究詳後馬援傳

集解

堅鐔傳建武二年與右將軍萬脩案凡官本作脩者汲古本皆作修此忽岐出不合

馬武傳獨與武登叢臺注在今潞州邯鄲城中集解官本考證

至注潞州當作洺州按邯鄲縣貞觀後隸洺州今案考證以潞

惟謂邯鄲武德初隸紫州貞觀後隸洺州則亦未究也邯鄲舊

唐志屬磁州新唐志則屬惠州蓋昭宗天佑三年又改磁州爲

惠州舊志略之耳磁洺本皆隋故州名邯鄲隋始屬磁州磁州

廢乃屬洺州唐武德元年復置磁州僅領三縣四年乃割洺州

之邯鄲等四縣增屬焉貞觀元年磁州復廢邯鄲還屬洺州洺

曰武爲侍中騎都尉集解惠棟曰案蓋延傳武嘗爲騎都尉而本

傳不載案騎都尉乃謝馬都尉之譌脫

武別擊濟陰下成武楚丘濟陰已見明紀成武後漢屬濟陰前漢

桓公所城遷衛文公於此陳奐曰成武楚邱春秋戎伐凡伯於

楚邱是也衛文所徙之楚邱在東郡濮陽縣西白馬縣東班志

誤案陳說亦本續志劉注成武今曹州城武縣治楚邱卽在其西南

或任曰阿衡之地注阿倚也衡平也言天下依倚而取平也案注

毛詩商頌鄭箋史記殷本紀則云伊尹名阿衡說文伊下云

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是亦以阿衡爲名也地猶言職任